



詹姆斯·M·凯恩 著

沈阳出版社

情妇的谋杀

〔美〕詹姆斯·M·凯恩 著

徐亚杰 宁珍志 译

沈阳出版社

1988·沈阳

责任编辑：冯传玺

封面设计：杨 荔

责任校对：理 文

情妇的谋杀

〔美〕詹姆斯·M·凯·恩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13纬路2段19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3/4 字数205,000

印张9.5

印数1—95,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052-8/1·25

定价2.70元

1

大约是在中午，他们把我从干草车上扔了下来。前天夜里，我搭上了这辆拉干草的车。我一钻进车上的帆布篷里，立刻就晃晃悠悠地睡着了。经过泰尔杰纹纳三个星期的颠沛流离，我已经疲乏极了。我需要睡眠，需要在甜甜的睡梦中养精蓄锐。当他们将车停在路边，想让发动机散散热的时候，我仍然在酣睡。他们突然发现了我露在布篷外的泥脚，便将我拽了出来。我试着说点笑话，想能得到他们的好感。可我的笑话味同嚼蜡，望着他们越来越拧紧的眉头，越来越绷紧的脸，我知道事情不好，于是干咳了一声，打消了原来的念头。虽然他们很慷慨地给了我一支烟，可我还是不得不自己走下公路，沿着一条小道，去找点吃的东西。

我就这样来到了特温敦克斯小旅馆。这个旅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象是路边卖三明治的摊亭。您如果能来加州旅行，会见到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小店。一间用作饭厅，一间用作寝居室，旁边是一个加油站。在屋后有并排的六间棚子，那是停车场。

我象一块石头一样被扔在这里，并有机会与这个希腊人相识。当这个希腊人出现时，我正站在路边四处张望。他询问的目光打量着我，我干脆谎称是在寻找一个人，这个人是前几天从这里路过的。希腊人说他见过我说的那样一个人，不过不是前几天，而是前几个月从这里路过的。他在桌边给

我腾出一个位置，问我想吃点什么。我要了桔汁、玉米饼、煎蛋和火腿，还有卷肉玉米饼、薄煎饼和咖啡。一会儿，他只端来了桔汁和玉米饼。

“给，先吃吧。您说的那样一个人，请相信我，确实确实有过，不过，我可记不清是什么时间走的。”

“算了，请把酒斟满。”

我看着他斟酒，煞有介事地向他描述我要找的那个人。他只静静地听着。

“您是干什么的？我是说您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噢，您是问哪一个，我从事过好多种职业，怎么？”

“没什么。您多大年纪？”

“二十四。”

“年轻有为，我的生意中现在正缺少一个小伙子。”

“您这儿可是个挺不错的地方。”

“空气新鲜，没有烟尘，没有雾气，象是在洛杉矶。空气整天都是清清爽爽的，使人心旷神怡。”

“也许在夜晚会更好的，我能感觉出来。”

“是的，睡眠时最好。您懂得汽车吗？修过汽车？”

“当然，我的父亲是汽车修理工。”

他又跟我谈起一些关于空气的废话。他自从买下这块地方，身体变得如何健康，清澄的空气对人的健康是如何有益，等等。他简直不能一一细数它们的好处，可不知为什么他的帮手却都没有在这儿呆长久。也许是他的惆怅感染了我，我决定留下来奉陪这个倒霉鬼。

“嘿，您喜欢这个地方吗？”

我泼掉杯中喝剩的咖啡渣滓，将他递给我的一支香烟点

着。“我给您说清楚，我本来是想干点其它的什么工作，但现在看都多少有点问题，您的建议我会考虑。”

等我见到她时，她正背朝着我站在厨房里。一会儿，她走进来收拾餐具。除了她的体形轮廓，她确实没有什么令人销魂荡魄的魅力。她有一张生气似的紧绷着的脸，嘴唇丰厚且突出，使我一次次直想帮助她按回去。

“来，见见我妻子。”

她并不看我。我朝希腊人点点头，晃晃手中的烟卷，算是打过招呼，如此而已。她端着盘子出去了。她对他对我都很疏远，她的心神似乎停留在别的什么地方。她当时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我离开屋子，过了一会儿我又回来，写了一封信给在卡地里克的伙伴。连写带邮花去了我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我来到加油站，装换轮胎。

“喂，你叫什么？”

“弗兰克·坎伯斯。”

“我叫尼克·帕坡戴克斯。”

这样彼此介绍后，我们摆摆手。他出去了。外边响起了他的歌声，他的噪音粗犷而宏亮。在加油站我获得的唯一好印象是在厨房里。

三点来钟，一个人气呼呼地走来，因为不知是什么人将一张招贴画粘在了他汽车挡风玻璃板上。我只好到厨房用蒸汽帮他将画除掉。

“哟，卷肉玉朱饼？真棒。您的心上人肯定也懂得如何做这种饼了？”

“我的心上人，什么意思？”

“有什么奇怪，我说的是您的帕坡戴克斯先生，您的尼克，那个和我一起吃午饭的讨人喜欢的家伙。”

“噢。”

“您有揩布吗？我好擦掉这东西。”

“您是为这个来的？”

“一点儿不错。”

“您以为我是墨西哥人。”

“一点儿也不象。”

“是的，您是这样想的。我告诉您，您可不是第一个。好啦，给您揩布。看，象您一样，我是白人，尽管我有深色头发，并且长得纤小，可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白人，如果您也想在这儿长时间生活下去，请您别忘记这个。”

“为什么呢？再说您不象是个墨西哥人。”

“我再说一遍，我是个白人，地地道道的白人，象您一样。”

“我看出来您不象墨西哥人。墨西哥妇女都长着肥大的屁股和粗壮的大腿。乳房长在她们带黄茸毛的皮肤下就象两只火腿。可您不象。您长得纤巧，肤色很白、很美。您的头发秀丽卷曲，尽管它是黑颜色。您只有一点象墨西哥人，就是您的牙齿，墨西哥妇女的牙齿是出奇的白。”

“我结婚前姓史密斯，您听这名字是不是不如墨西哥人的姓响亮？”

“是的。”

“还有，我也不是这附近的人，我从衣阿华来。”

“史密斯，您叫什么？”

“科拉，如果您愿意您可以叫我科拉。”

我们只是这样谈着，我凭我的直感知道，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有了这个机会我有把握得到她。当然这和她正在烤制的卷肉玉米饼无关，和她的黑头发无关。而是因为她嫁给了那个希腊人，所以她怀疑自己是否还能被称为白种人。她甚至害怕别人称她帕坡戴克斯太太。

“科拉，叫我弗兰克怎么样？”

她走过来开始帮我擦拭挡风板。她离我这样近，我甚至能嗅到她身上那种属于她特有的气味。我贴近她的耳鬓，差不多是耳语：“您怎么嫁给这个希腊人？”

她仿佛挨了鞭子似地跳起来：“这关您什么事？”

“噢，关系很大。”

“给您挡风板。”

“谢谢。”

我拿了挡风板出去。我做完了我想做的事。我向她心底幽秘的深潭投了一块石子；这一击似乎震撼了她。因此，她

的感情失去了暂时的平衡。不过，从现在起，其中的奥妙无疑会成为联系我和她的一种默契。她可能不同意我的某种做法，但她却也不能阻止我。她深知我的用心，而且知道我能成为她命运的主宰。

那天晚餐时，希腊人因为她没有给我端来足够的炸薯片而对她极不满意。他是想让我喜欢上这儿，而且不愿意我象其他伙计那样抛弃他而再次离去。

“给他拿点儿吃的。”

“吃的就在火炉上，他可以自己去拿。”

“算了，我现在还不想吃。”

他去把东西拿过来。如果希腊人稍稍有点头脑的话，那他也许会想到这里边有点蹊跷。因为她从没有对一个伙计这样公开冷落过。那样，我就得设法替她遮掩。但他是个蠢货，因为他对她发起了牢骚。这件事发生在餐桌前，他坐在桌子的这一端，她坐在另一端，我恰好坐在他们的中间。

我并不特别留心她，但她的服饰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她身着一件白工作服，是那种在牙科诊所和面包烘烤屋里工作的人们都经常穿的那种白工作服。也许是在早晨刚刚洗刷过的，很平整，但有的地方现在已经出了皱褶，有的地方也已弄脏。我能够嗅到她身上的气味。

她站起身去取马铃薯。她的长裙簇尔分开，我看见了她的白白的大腿。当他将马铃薯放在我的面前时，我竟忘了吃。

“这倒好，你让我的朋友扫了兴，连胃口都没有了。”

“如果他想吃，我想他是会吃的。”

“我不饿，我刚刚饱餐了一顿。”

他俨然是一场角逐中的胜利者，现在要象个大人物似

的显示自己的宽宏大度了。

“别怪她，她不是有意的。她是我的小白鸟，是我宠坏的小鸽子。”

他眨眨眼睛上楼去了。只剩我和她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他又下楼的时候，拿了一个大瓶子和一把吉它。他将瓶子里的酒倒出来，是一种希腊甜酒。酒散发的那种气味使人闻了不舒服。我们喝着酒，他开始唱一首歌。他是个男高音，不是您平常在广播中听惯的那种男高音，声音高亢，充满感伤的情调，就象您在克鲁索灌制的唱片上常常听到的那种音调。但我却没心思听他唱，我内心有一种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感觉。

他看看我的脸，将我带到室外。“呼吸点新鲜空气您会觉得舒服些。”

“没关系，就会好的。”

“坐下，嘘——不要出声。”

“您先进去吧，我方才喝多了，就会好的。”

他进屋了。是我惹出了这么多麻烦，是一次让人人都不痛快的晚餐。那马铃薯，那酒，还有那我想得到的女人，都使人不痛快。除了喝几口酒，那一晚我的胃里没得到一点吃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旅馆的牌匾被吹掉下来。大约是在半夜的时候天开始乱风，傍天亮的时候一场风暴将牌匾吹掉了。

“看看那儿，真可怕。”

“好大的风，我简直没法儿睡，一夜都没睡。”

“大风也没什么，但是你看那牌匾。”

“摔碎了。”

我去修理牌匾，他过来看看。“你怎么弄了这样一块匾。”

“我买下这个地方时就有，怎么了？”

“光是糟糕倒也没什么，我奇怪这匾和你的生意有什么关系？”

我去给汽车加油，撇下他一个人在那儿怔怔地琢磨。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仍在盯着那块匾眨巴着眼睛。牌匾就挂在餐厅的前面。摔碎了三盏灯。我将断线接上，但其它的一半也亮不起来。

“安几盏新灯，挂起来，都会好的。”

“你到成了老板。”

“是谁没关系。”

“是啊，这些灯都陈旧了，没有人再用灯泡装饰牌匾了，他们都用上了霓虹灯，那看起来更漂亮，而且省电。瞧，那牌匾上是些什么字？‘特温敖克斯’仅仅这些。‘特温’这两个字已经不亮了。你看‘特温敖克斯’几个字并不能勾起我的食欲。我看不出来它对招徕顾客吃东西有什么作用，却使你的生意受损失，那块牌匾，你自己始终也没问过。”

“修一修，就会好的。”

“为什么不换个新的？”

“我太忙了。”

但是不大功夫他又回来了，拿了一张纸。他自己设计了一个新牌匾，用蜡笔涂上了红色、白色，还有蓝色。上面写着：特温敖克斯泰温，小吃、汽车加油。提供清洁、舒适的食宿。N·帕坡戴克斯公司。

“太棒了，那一定是个很醒目的牌匾。”

我调动了几个字母，使它们拼写正确，一些花体字母也显然书写得太过分了。

“尼克，我们是不是先把这旧的挂上？我们何不今天就进城订制这块新匾呢？真漂亮，相信我，它棒极了，而且很重要，一个好招牌真是一个地方的门面，不是吗？”

“我来做这事。天那，我马上就走。”

洛杉矶距此不过二十来里路，但他仿佛要去巴黎似的，刚吃过午饭，就匆匆出发了。他一走，我立即锁上了前门。我将用过的餐具摞在一起，送到厨房里去。她正在厨房里面呢。

“给你，从外边收进来的。”

“噢，谢谢。”

我坐下，餐具在洗刷池里咣唧唧地响着。

“我走了，本来我想在厨房里帮您做点什么，可我想我最好还是走。”

“我自己都能做。”

“你还生我的气么？”

“没什么。”

“不过，这里也许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比如换换水，象什么……”

外面的门被推得咣当咣当直响。“听声音象是有人来。”

“弗兰克，您把门锁上了？”

“是的，我必须将门锁上。”

她审视着我，面色发白。她去推了推门，从门缝往外窥

视。她进了餐厅，很快又回到了厨房。

“他们走了。”

“我也说不清我怎么就把门锁上了。”

“我也忘了打开它。”

她又要去餐厅，我拦住了她。“让它——锁着吧。”

“可这样谁也别想进来。好吧，我要忙着做饭了。对，我得洗洗这些碟子。”

我突然抱住她，扳紧她躲闪的脸，将唇紧紧地压在她的唇上……“咬吧，咬我一口！”她喘着粗气说。

我咬她，我的牙齿深深地嵌进她的唇，我能觉出她的血渗进我的口中。当我剥下她的衣服，将她抱上楼时，血还顺着她的项颈涓涓地流着。

她躺到床上，胳膊却还紧紧地搂住我。我用颤抖的手很笨拙地扯下她的内衣。她闭着眼，眉头紧皱，痛苦地用嘴轻轻噓着气。“轻点儿，又干又湿的，疼。”我只顾在她的唇上乳房上胡乱地啣着。

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了，内心充满亢奋占有的欲望。我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她痛苦得扭曲了的脸颊，气喘喘扭动着的身体，等待那瞬间，将我自己身上那股热流及欲望都一齐倾注给她。

3

发生那件事之后，两天来我心神不定。但是由于希腊人跟我生气，倒使得那件事被忽略过去了。他之所以跟我生气，是因为我没能将从餐厅到厨房的旋转门修好。她告诉他说，是旋转门摆回来正打在她的嘴上。她不得不编点谎话，因为她的嘴唇上被我咬的地方已经肿胀起来。于是他说那是我的过失，因为我没有将门修好。我用尺量了量，将门胀出来的部分削一削，把门安好了。

但他对我脑火的真正原因还是因为牌匾的事。他所以潜心搞它，怕我会说那是我的主意而取代了他。这样一块牌匾竟用去了他一个下午的时间，而订制它又用了整整三天时间。等做好，我进城取回，将它挂了起来。它是完全按照他在纸上画的制做的，它的边上又加了两三种花样：一面希腊国旗，一面美国国旗，还有两只手握在一起，还有“保证让您满意”等等。全部用红的、白的、蓝的霓虹灯管装饰而成。等天黑下来，我打开开关，灯亮了，看起来简直象是一棵圣诞树。

“真棒，我见过好多招牌，没见过这样的。我祝贺你，尼克。”

“啊，天哪。”

我们握手，彼此又成了好朋友。

第二天，我有机会和她单独在一块呆了一会儿，我抡着拳头打在她的大腿上，打得重了些，差点儿将她打个跟头。

“怎这么狠呢？”她象头狮子咆哮起来，我喜欢她这副样子。

“怎么样，科拉？”

“糟透了。”

从那时起，我又只能嗅嗅她身上的气味而得不到她了。

一天，希腊人听说有个人在公路旁削价销售汽油，抢了他的生意，他跳上车要去看个究竟。他开车走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立刻钻到了厨房，她已经在那儿，靠门站着。

我过去，看看她的嘴唇。这是我自那天以后第一次有机会看看她嘴上的伤。已经消肿了，但是齿痕还清清楚楚，淡蓝色的齿痕排在她两片很有性感的唇上。我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湿润、柔软，我吻了吻，只是轻轻的，是一种温柔的吻。吻得唇上发痒、发麻，心里也觉得麻酥酥的。以前我从不梦想得到它。她在那呆了大约有一个钟头，一直等到他回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做更多，我们只是躺在床上。她用手指梳理着我的头发，仰望天花板，她的心中在想什么。

“它象浆果饼？”

“我不知道，噢，我想也许很象的。”

“我想与你做点什么。”

“注意车外，弗兰克，你已经撞到树叶了。”

“让树叶都见它的鬼。”

我们的车撞到了路边的一棵小桉树了。希腊人让我和她到市场去运回一些他说是糟透了带T形骨的腰花肉。在返回的半路上，天就已经黑了。我飞快地开车往回赶，车一路颠簸。当我们的车钻进树林时，我将车停下。我还没来得及熄掉车灯，她已经下身赤裸，看不见她双眼里燃烧的欲火，双手紧紧地抱紧我。我伏到她温软的身上，两手撑在车座上，象青蛙一样动起来。完事以后，我们在那躺了一会儿。

“弗兰克，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也不能。”

“我不能忍受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活，我要与你一起享受爱情，弗兰克，你懂得我的意思么？享受。”

“我懂。”

“我恨死了那个希腊人。”

“可你为什么嫁给他，你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实际什么也没跟你说过。”

“我们都不愿将时间花费在闲谈上。”

“我在一家差劲儿的餐馆工作，你也在洛杉矶的廉价餐馆干了两年，而且你是第一个带金表的人。”

“你什么时候离开衣阿华的？”

“三年前，我在选美比赛中获胜，是在第蒙市的高中选美赛中获胜的，我当时就住在那儿。奖励是到好莱坞免费旅行一次。我摆脱掉那十五个给我照相，帮我获胜的人中的头目。两星期之后，我来到了这个廉价小餐馆。”

“没有再回去过？”

“我不会再让他们占我的便宜。”

“你没有被邀请拍电影么？”

“他们对我进行测试，外貌长相还可以。但是一说话，我的意思是说试镜头表演。当我在台上开始念白，他们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我自己也算清醒了。一个低贱的第蒙女子想得到演电影的机会简直象一只猴子一样难。无论如何猴子可以逼得人们发笑，可我的表演只能使人恶心。”

“以后呢？”

“以后两年一直过的是这样的生活，人们捏一下你的大腿扔给你五分镍币，接着就要求你晚上与他约会。我曾和他们一些人约会过，弗兰克。”

“再以后呢？”

“你懂得我说的约会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以后他来了，我迷住了他。于是他帮助了我，我的意思是他还能容忍我。但是我可再不能忍受下去了，上帝，我真的看起来象只小白鸟吗？”

“让我说，你更象个荡妇。”

“也许是，也许不是，那只是你的看法。我永远不会骗你，你纯洁，不脏乎乎的，弗兰克，你理解不理解我的意思，你没有堕落。”

“我还不笨。”

“我可可不认为你真的懂了，没有一个男人懂得纯洁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当一个女人被一些下流胚子们团团围住使劲儿捏你使你觉得恶心的时候。我不是什么真的